

Ikenami Shotaro

池波正太郎

高詹灿——译

李长声——导读

剑客生涯

二

剑客商売 ● —— 辻斬り

Kenkaku Shobai

新人 试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斩人试刀 / (日) 池波正太郎著; 高詹灿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剑客生涯]
ISBN 978-7-208-10532-4

I. ①斩… II. ①池…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317 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闫柳君
营销编辑 邓宇



世纪文景

斩人试刀
[日] 池波正太郎 著
高詹灿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29,000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532-4/I·971
定价 29.00元

导读

剑光闪亮一池波

| 李长声

池波正太郎卒于一九九〇年。他生前常说：“时代小说早晚要灭亡。”这并非预言，而是一种喟叹。时代小说独具日本特色，因传统式生活急剧衰变，其赖以存在的条件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毕竟是喟然一叹，时代小说似未见式微，尤其他池波的作品仍然在书店的架子上像防风林一样为文学出版抵御着萧条的秋风，又像是一池碧波照人眼，供疲于工作的读者怡然小憩。

池波正太郎出生在浅草，当年曾发生关东大震灾，即一九二三年。七代居东京，祖父制作金属装饰品，看戏看画展总带着他，也熏陶给他匠人气质。自幼好吃，也喜好画，日后经常给自己创作的人物设计形象。小学毕业，从业于股票经纪公

地。与五味康佑、柴田炼三郎的异想天开相比，池波当初风格很质朴，不看好他的人批评其手法是吉川英治等人早已用过的。海音寺更甚，说这样的作品也拿来候选真教他意外。惟有第一届直木奖得主川口松太郎力挺，说直木奖的目的不在于给一个奖，重点是培养后进作家，虽然《错乱》的结构有点乱，但沿着大众小说的正道走下去的执着态度很令人放心。藤泽周平比池波晚十二年获直木奖，写的世界、写的方法都不同，竟然说：“大概用我这样的方法写我这样的世界的作家以后还会有，但能用同样方法写池波所描写的世界的作家不会再出现。”

时代小说细分为剑豪、捕物帐、忍者、股旅（游侠）等类型，短篇小说《错乱》是忍者小说。池波据史料一句话“明历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放逐家臣堀正种”，浮想联翩，将堀家父子写成幕府打入松代藩的奸细，最终被真田信之除掉。池波有很多作品取材于松代藩藩主真田家，巨篇《真田太平记》是这一题材集大成之作。真田家活跃的地方主要在信浓国（别称信州），即今群馬县，那里建有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纪念馆。

池波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写“鬼平犯科帐”，计一百三十五篇（一百三十个短篇，五部长篇）；一九七二年开始写“剑客生涯”，计八十三个短篇，四部长篇；同年又开始写“杀手·藤

枝梅安”。这三大系列写到死，先后获得吉川英治奖、菊池宽奖。“鬼平犯科帐”是战后捕物帐小说的代表作，此类时代小说可称作“时代推理小说”，以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为嚆矢，而渊源更远在中国公案小说之中。“犯科帐”是江户时代长崎官府的判决记录，名编辑花田纪凯自道，他初当编辑，乍闻此词甚新奇，推荐给池波。虽类似中国武侠小说，但日本时代小说的世界里没有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所谓江湖，小说家凭借素养与常识把鲜活的现代伏流在作品的底层。池波笔无遮拦，上自战国、下至幕末，描绘各色人等，多彩多姿，更写出生活的日常、庶民的悲欢。

“杀手·藤枝梅安”（原文书名为“仕挂人·藤枝梅安”）可归为股旅小说。日文“仕挂人”一词是池波自造，借以造成另一个时代的阅感（阅读感觉），是杀手之意。他还设计了杀人的社会结构，把出钱杀人的人叫“起”，生起事端，找来一手牵两端的中间人“蔓”，由他去雇用“下手人”下手杀人；这样，“起”与“下手人”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从而避开了近乎时代小说永恒主题的“忠”。梅安明里是治病救人的针医，暗里是用针杀人的杀手，但池波的浓墨重彩不是写他如何杀人，而是写这个杀人的人如何过日子。

那时候大都形成了，但武家社会也趋于崩坏，市人尤其是商人得势。田沼推行商业政策，改善了财政，却也弄得农村凋敝，一切向钱看，贿赂横行，治安恶化。正如原文书题“剑客商卖”（“商卖”意即中文的“生意”）所象征的，剑术也用于赚钱。池波把秋山父子与田沼挂上钩，给小说以真实的社会背景，问题迭出，事件频仍。秋山父子俩老的世故而洒脱，小的却为人古板，联手出招，在在展现了江户城下的利剑与人情。

“鬼平犯科帐”与“杀手·藤枝梅安”写的是恶浊世界，但诚如大众评论家尾崎秀树所言，读来很干净，体现了池波正太郎的庶民性资质，这正是池波文学的特质。时代小说家南原千雄说过：“三个系列里恐怕‘剑客生涯’最难写。”池波去世后创作笔记被公开，上面贴了一张日本画现代画家前田青邨身穿和服的照片，是塑造小兵卫形象的参考；大治郎的形象贴的是美国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和贾利·古柏的照片。一篇接一篇的惩恶故事，究竟要写什么呢？池波在笔记中明确写道：“人心叵测。”也就是他的人物常说的“人是不合乎逻辑的活物”、“人有几张脸，这一存在深不可测”云云。池波为老秋山设定的年龄与自己相仿，慨叹人生，说出的不就是自家心底话吗？

目 录

[导读]	剑光闪亮一池波	李长声	1
------	---------	-----	---

鬼熊酒屋	1
------	---

斩人试刀	39
------	----

老虎	67
----	----

恶徒	115
----	-----

三冬的乳房	147
-------	-----

妖怪小雨僧	189
-------	-----

不二楼兰之间	229
--------	-----

的容颜，宛如长着一对眼珠的骷髅头。他的眼珠又圆又大，活像是章鱼眼，总是骨碌碌地东张西望，闪着可怕的寒光。

四五年前，有位名叫文吉的青年和阿信成亲，生下熊五郎的第一个孙子，名唤佳代，从此之后，鬼熊的气氛为之一变。

文吉的个性敦厚，处在这名唠叨的丈人和温顺的妻子之间，倒也相处融洽，而且他待客亲切，料理的刀工更是不俗。

秋山小兵卫从一年前开始光顾鬼熊，这是因为之前到本所龟泽町的好友小川宗哲大夫家做客时，回途被这罕见的店名所吸引，这才结下缘分。

事实上，小兵卫前天夜里与宗哲大夫对弈，接受大夫的晚饭款待后，这才告别离去，回返阿春等候他归来的钟渊住处。

“那名顽固的老头，不知道最近怎样？”

他脑中突然想起此事，于是便顺道前往鬼熊。

就在那一晚，熊五郎才刚和附近藤堂和泉守的别馆下人们上演一出全武行，他拿出大菜刀，将那群烂醉的无赖汉赶出店门外。

“老先生，你可真不简单啊。”

小兵卫对他如此说道，熊五郎瞪了他一眼，“哼……”地暗笑一声，便径自朝屋内走去。

没想到今天，小兵卫竟在意想不到的场所，目睹了熊五郎诡异的模样。

这一天。

秋山小兵卫一早坐着阿春的船，横越大川（隅田川），来到儿子大治郎的道场。

小兵卫听说在“毒杀老中”事件中上吊自杀的田沼意次家臣饭田平助的独生子条太郎在佐佐木三冬的安排下，上大治郎的道场习剑，所以前来一观究竟。

家臣饭田平助犯下那等丑事，田沼意次还让他的遗孀阿米和儿子条太郎迁居至自己位于滨町的官邸长屋，肚量确实过人。田沼家上上下下，包括阿米和条太郎，都不知道饭田平助为何自杀。

此事暂且按下……

在看过饭田条太郎这名少年汗水淋漓，请大治郎指导他练剑的模样后，小兵卫前往浅草今户的本性寺，至亡妻和剑友屿冈礼藏的坟前祭拜，接着悠哉地原路折返，来到浅茅原。

浅茅原此地流传着梅若丸^[1]的传说，所以与附近的知名古刹总泉寺渊源颇深。

开阔的水田朝西边延伸而去，秋山小兵卫顺着田边的松林

二

隔天，小兵卫横渡大川，前往儿子大治郎的道场。

饭田桑太郎今天同样到道场报到。虽还是名少年，但他却忍受得了大治郎激烈的剑术指导。

练习结束后，饭田桑太郎恭敬地伏地拜倒，向大治郎致谢道：“谢谢师父的指导。”小兵卫见状，暗暗颌首。

桑太郎离去时的步伐略显蹒跚。因为他历经了无比严苛的练习。

“阿大，你认为那孩子有天分吗？”

“孩儿认为他资质不错。”

“嗯，我也有同感。”

“也许是目睹父亲那副死状，他自己也有所了悟吧。”

“哦……”

“如您所知，他本人并不清楚父亲为何自缢。但听说田沼大人会在桑太郎成人时加以拔擢，正因如此，桑太郎也下定决心，要文武并进，潜心修习。”

“是吗……真是这样就太好了。”

桑太郎入门时，女武者佐佐木三冬陪同他前来，并吩咐他

这晚，秋山小兵卫顺道至鬼熊光顾时，熊五郎的模样与平时无异，当时他正好握着一把大菜刀，比向一群酒醉后絮叨不休的津轻别馆下人，厉声吼道：

“给你们这些无赖喝便宜的好酒，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在这里啰嗦个没完，小心我一刀刺进你鼻孔里，将你那难看的鼻子连同鼻屎一起割下！”

那名被菜刀比着鼻子的下人，脸色惨白，全身缩成一团。其他客人见状觉得有趣，开始窃窃私语，熊五郎悍然转头怒斥道：

“混账，这里可不是戏台啊！都给我转头乖乖喝你们的酒！”

店里的顾客都是长得一脸横肉的无赖汉，但每当熊五郎朗声怒喝，众人都会安分地缩着脖子，不敢造次。

熊五郎既非虚张声势，也非恫吓威胁。

——只要是我看不顺眼的客人，我就算拼上老命，也要把他赶出店外……不然就是让他安分一点。

这份决心非比寻常。尽管行径看似愚蠢，但小兵卫从以前便觉得熊五郎带有一种不惜舍身的气魄。

熊五郎盯着独坐屋内一隅的小兵卫，朝他走近。

“要喝酒是吗？”

熊五郎问。

“嗯。”

小兵卫坦率地点头回应。

先前有名男子也曾这样被熊五郎问过，结果男子回嘴道：

“都来到这里了，不喝酒还能干吗？”

熊五郎马上应道：

“少啰里吧嗦。也有来这里只吃饭的客人。”

接着，熊五郎冷不防地拿起三百六十毫升装的酒壶，直接砸向男子头部。热酒从男子头顶淋下，破碎的酒壶碎片令他头破血流，男子顾不得血流满面，急忙连滚带爬地夺门而出。

小兵卫亲眼目睹那一幕。

总之，这天晚上的熊五郎看起来不像有病在身。在昏黄的灯光下，他那苍白的脸看起来更显阴森，扯着嗓门的怒吼声，气势骇人。

——难不成这个老头昨天在浅茅原只是一时腹泻？

小兵卫静静喝着壶里的酒，一面聆听熊五郎对着在厨房工作的文吉以及客人的咆哮责骂，不久，他也返回自己位于钟渊的住处。

他就此暂时忘却先前熊五郎在浅茅原的模样。

之后过了四五天，小兵卫在从大治郎道场返家的途中，一

如惯例前往本性寺的墓前上香，这时，他才蓦然想起熊五郎的事。

——搞不好……

于是他绕往浅茅原一趟。

——他在！

在先前同样的场所，熊五郎手按腹部，像死尸般横陈地上。

四

小兵卫这时同样只是在一旁悄悄观察熊五郎。

熊五郎看起来是如此衰弱无力，直到他离开浅茅原后，小兵卫才从暗处走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之后，小兵卫先返回钟渊的家中，待夕阳西沉，与阿春一同用完晚膳后，他向阿春吩咐道：“我出去一下。要关紧门窗哦。”就此前往本所。

他并非前往小川宗哲的宅邸，而是直接走向鬼熊。

熊五郎人在店里。

和先前一样，他朝那些地痞流氓怒吼，端酒给客人，斥责

女婿文吉，全身涌现惊人的精力。

小兵卫不发一语地喝完壶里的酒，就此打道回府。

在无月的暗夜，小兵卫沿着大川岸边北行。

“哎……”

小兵卫长叹一声。

“我能为那个老头做些什么呢？”

他如此自言自语道。

“搞不好是我自己多管闲事。”

小兵卫摇了摇头，再度迈步前行。

今晚开始飘起细雨。之后接连两天，小兵卫都在家中深居不出。

天始终不见有放晴的迹象。

小兵卫茫然听着雨声，就此又过了两天。

“师傅，你怎么了？”

阿春一脸担心地望着气色不佳的小兵卫。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不是这样的。我没事。”

“可是师傅……”

“没什么，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可是，你每天看起来都闷闷不乐……”

“我已经年过六旬了。总会有些你无法体会的忧愁。”

“忧愁？……”

“是一种只有老人才懂的心情。”

“怎么有这种事……”

“好吧。许久没和你共饮了，今晚我们俩就好好喝一杯吧。
喝到酣醉方休。”

“啊……师傅。你总算笑了，已经有四天没见你笑过了。”

“傻瓜。”

小兵卫一把抱起阿春丰满的身躯，让她坐在自己膝上，温柔地与她耳鬓厮磨。

“不过，我真的很幸福。和那位老先生相比，我身子还很硬朗，而且还能像这样和年轻的你温存……”

“哪一位老先生？”

“一位受尽地狱油锅的热气熏蒸的老先生。呵呵……那位老先生，也许过去曾亲手夺走两三条人命呢。”

“哇，真可怕。”

隔天终于雨歇。

秋日的空气显得更加清冷。

中午时分，小兵卫前往横网町的鬼熊。

店门还没开。

打开油纸拉门一看，文吉与阿信这对年轻夫妻正坐在厨房旁的木板地上，围着快满四岁的佳代，一家和乐地吃着午饭。

“啊，欢迎光临。”

文吉夫妇认得小兵卫。

“不好意思，可否给我杯茶？我刚路过这里，口干舌燥……”

“来，请这边坐……”

“谢谢。”

文吉朝坐下的小兵卫问道：

“要不要来壶酒？”

“可以吗？不是还没开店……”

“是啊，要是家父在的话，肯定会挨骂，但现在没关系……”

“他今天不在吗？”

“是的。最近不时会外出……”

“嗯……”

“好像是到下谷广德寺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下棋，家父很乐在其中呢。”

“哦，下棋是吧……”

“是的。”

“这样说也许有点冒昧……你们和令尊同住，很辛苦吧？”

文吉和阿信相视而笑。

“这个嘛……”

文吉一点也不会难为情。

“您也知道家父的个性……”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过老先生，别看家父那样，其实他是一位个性豪爽的人。起初我也被他吓了一跳，但后来因为迷上内人，才下定决心，就此入赘至他们家中。我凡事都很容易习惯，所以倒也不太放在心上。”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家人的？”

“五年前，我也是这里的常客。”

“哦，原来如此。”

“当时我受雇于三目的松平能登守大人，住在他别馆的下人公舍里，是个无药可救的家伙。”

“哦，这位老先生就是看上你这点吗？”

“让您见笑了。”

文吉看起来约二十七八岁。